

## 瘦西湖的二十四桥

孙元发

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。2025年的农历三月,我终于开始了期待已久的扬州之行。

到了扬州就必须要去游瘦西湖。瘦西湖原名炮山湖,清代末年,一些文人骚客看到此湖规模虽不及杭州西湖博大,但风景幽倩很像西湖,于是给它取名瘦西湖。

湖中各种风格的画舫载着八方宾客来往穿梭,还有一些未经装饰的小木船,在巨大的舷有雕栏、顶有飞檐的漂亮画舫间隙中行驶,每条小船上都立着一个身着靛青色花布小袄的船娘,头上裹着白色头巾,在水边绿树红花的映衬下,一边摇橹,一边用我们听不懂的吴音软语,悠闲地咿咿呀呀唱着不知名的小曲。

在画舫上坐定,当地朋友介绍,烟花三月中的烟是指柳絮,花是三月这里正开的琼花,也就是当年隋炀帝下扬州要看的琼花。为了近距离观看琼花,画舫又特意靠岸,让我们看湖边开得很壮观的一树琼花。一丛四米高的灌木上,密密匝匝开满了白色小花,虽然模样漂亮,但也不觉稀奇。我实在想不通,当年隋炀帝为何会因此留下千古骂名,不惜劳民伤财也要来看它。

画舫慢行湖中,长堤、徐园、五亭桥、白塔等景点一一而过,最后一个景点是二十四桥。相传隋炀帝在扬州时,为了增添游玩的兴趣,在这里造了一座玉石大桥,桥栏上雕花彩绘。月明之夜,炀帝和妃子们在桥上饮酒听箫行乐。当时在桥上吹箫的美女有二十四人,因此,这座桥就被称为二十四桥。

后来二十四桥因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“青山隐隐水迢迢,秋尽江南草未凋。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”而被世人所熟知。杜牧当年三十岁出头,在扬州为淮南节度使掌书

记。当时的扬州,青楼林立,美女如云,风流绮靡的年轻诗人如鱼得水,出没于酒肆青楼,夜夜笙歌。多年以后,日渐成熟的诗人开始为当年恣意逐乐的生活忏悔,特意写下了“落魄江湖载酒行,楚腰纤细掌中轻。十年一觉扬州梦,赢得青楼薄幸名”的诗句。

到了343年以后的南宋时期,同样才华横溢、浪漫风流的词人姜夔,来到二十四桥凭吊杜牧时,也写下了“二十四桥仍在,波心荡、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,年年知为谁生”的千古佳句。

相隔数百年的两位年轻才子,同样将目光投向二十四桥,同样以疑问入文,心境却截然不同。一个以优美诗句发问:一轮明月之下,当年吹箫的玉人如今在何方?语气轻松明快。另一个则用忧郁词句喟叹:桥边那年年

绽放的艳红芍药,究竟是为谁而开?满是伤感幽怨。

隋炀帝的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,二十四桥究竟是单指一座桥还是泛指多座桥,这一问题到宋朝时已难以确切考证。近年来,多名学者经过深入研究提出:杜牧作诗时偏爱用数字泛指,常以虚数入诗。据此推断,“二十四桥”并非某一座桥的专属名称,而是对众多桥梁的统称。这与他在《江南春·千里莺啼绿映红》中写下的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如出一辙——诗中的数字均为虚指,意在借数量之多烘托出朦胧悠远的意境。

真正的二十四桥早就在历史长河中湮灭了,现在的这座二十四桥是三十几年前,公园管理处复建的仿古建筑。一座汉白玉单孔拱桥,建造者有意在桥的结构中融入诸多与“二十四”相关的数字元素,以映衬二十四桥之名,听起来独具匠心,却不免有些画蛇添足。

其实,后来者建不建这座桥,都不影响曾经发生在二十四桥边的那些风花雪月的故事。



●百草园

笑

王成喜

连石榴都懂得笑,你还有什么想不开呢?

前年,同门明军送我一兜青白萝卜,炫耀说胜过潍坊萝卜。我回家一尝,水分足,味道真不差。我本就爱吃萝卜,这东西通气。在家乡沂蒙山的菜园里,萝卜从手指肚大小就能吃,一直吃到胳膊粗大小。家乡的萝卜杂味多,红皮,过年炖肉香。后来来到铁路上工作,有潍坊的同事,会带家乡萝卜来吃,边吃边念叨:“烟台苹果莱阳梨,顶不上潍坊的萝卜皮。”

这话不假,潍坊萝卜皮辣味香,肉脆爽口。相比之下,烟台苹果太甜,莱阳梨太脆,就这潍坊萝卜,拿捏的分寸刚刚好。冬天坐在火炉跟前,咬一口大萝卜,那叫一个舒心!

明军曾约我去天津一游。那年九月,我和明军徜徉田间,看了运河,走了村庄。这个冬天,明军又约同门前往天津,说是专门调研萝卜。驱车行进中,但见一些住宅悠然矗立。我心想,倘若有车,在这里置一处住宅倒是不错的选择,只是我已于两年前就不开车了。好在天津朋友多,年年给我邮寄沙窝萝卜,这萝卜也着实好

吃。路上,我与明军争执起来:萝卜好吃,不光有赖于土壤,种子也很关键。我家乡盛产小葱,有一年我从章丘带葱种回故乡,姨父种在地里,照样长得高高大大,与章丘大葱不差分毫。

不知不觉就到了目的地合义庄村。这里的大棚,有规整的钢筋骨架大棚,也有木棒搭起来的。在一个大

## 青白萝卜

戴荣里

棚前,我凑近了细看,发现里面还搭着一个小棚,显然是为了保暖。这让我想起去年去吉林梨树时看到的大棚。大棚真是好东西,能在白雪皑皑的寒冬,让北方人吃上绿油油的蔬菜和红彤彤的草莓。天津大棚的“棚套棚”很有味道,就像一个穿了几层衣服的孩子,看上去就让人觉得温暖。不过,我看了几个大棚,里面并没有

种萝卜,只看到一块标有“青白家庭农场”的大牌子。

明军有些遗憾。我去村里问询,问着问着,一个自称当过兵的中年人说他家就种萝卜。中年人姓刘,南阳人士,说话直来直去,说自己承包了一百多亩地。明军遇到熟人后,熟人为他引见了青白家庭农场的主人。主人是位中年妇女,说起青白萝卜,滔滔不绝,说这合义庄村的萝卜如今成了网络热卖的美食。

后来我们相约去她的农场参观,才发现那位退伍军人和中年妇女竟然是一家人。二人十分热情,拉着我们去他们家品尝萝卜。这萝卜辣甜适度,比我记忆中的潍坊萝卜还要好吃。原来是现代农业技术让萝卜的甜辣度变得有序可控。我们四个人吃了两盘大萝卜,大家都说好吃。

明军是个有心人,他早就在前年吃过饭的饭店订下了烤羊排。配着那锅萝卜海蛎汤,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,寒风也奈何我们不得。

萝卜真是好东西!

## 星期文库

南宋诗人故事之五

## 作诗与讲道理

晏建怀

朱熹是孔孟之后两千年间儒学的集大成者,他的思想在元明清三代被奉为官方正统。我有点好奇,这样一位理学家,在重文到无以复加的宋朝,他的文学成就如何呢?或者说,作为诗人的朱熹,水平如何呢?

我将手头的宋诗选注本,包括陈衍《宋诗精华录》、钱锺书《宋诗选注》、金性尧《宋诗三百首》、李梦生《宋诗三百首全解》、霍松林《宋诗鉴赏举隅》、缪钺《宋诗鉴赏辞典》等书进行了一番检索,朱熹的诗,陈本选十六首,金本选两首,李、霍本皆选三首,缪本选十一首,唯独最具权威的《宋诗选注》目录里,没有朱熹的诗作。选本目录反映出选家的好恶,钱锺书选诗,极具个性而有所偏好,看来朱熹的诗人不了钱氏法眼。

就形式而言,理学是一门“讲道理”的学问,朱熹一生都在“讲道理”。然而诗歌的形式决定了它基本不能靠讲道理出彩,朱熹的诗,理性的探究多于诗性的感染,哲理的思索多于想象的趣味。

金性尧评价朱熹的诗说:“他的五古,颇为前人推崇,但多模拟之迹。近体明秀,但嫌浅近,有时仍露出理学气。”这不是吹毛求疵,朱熹自己在《寄江文卿刘叔通》诗的自注中就说过“仆不能诗”。虽是谦辞,但也不必相信这是自负的正话反说。古人认为文章和诗歌的作用是有区别的,谓“文以载道”,而“诗言志”,故常有理学家看不起文学家、文学家看不起理学家现象。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“朱文公论诗”条载:“胡澹庵上章,荐诗人十人,朱文公与焉。文公不乐,誓不复作诗。迄不能不作也。尝同张宣公游南岳,唱酬至百余篇。”工部侍郎胡铨向皇帝宋孝宗推荐,朱熹为什么“不乐”呢?因为胡铨“以诗人荐”,故不乐——朱熹不希望以诗名世。但诗歌又是彼时读书人重要的交流工具,故又“不能不作”。可见对于作诗,朱熹既爱之不能,又罢之不忍,在心态上是十分矛盾的。

至于宋诗的“讲道理”,历来有诗评家对此颇有微词。南宋诗评家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指出,真正的好诗是意境高远,不事雕琢,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作品,直接批评当代诗人“以议论为诗”的创作倾向。

然而,无论多少人批评宋诗讲道理、发议论的缺陷,但不可否认,朱熹的《观书有感》是一首颇有代表性、给人启迪的哲理诗。诗曰:“半亩方塘一鉴开,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?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不需要注释,不需要讲解,一看即懂。金性尧评曰:“这是一首阐述理学的诗,却很能引起我们的审美情趣,就像一幅淡墨小品。”道出了朱熹诗歌的魅力。